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不快戲劇

(三)

蕭伯納著

金基本袁隔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不快戲的劇

(三)

蕭伯納著

金本基袁弼譯

漢譯世界名著

(原共學社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劇戲的意快不
冊三
著納伯蕭
譯弼袁 基本金

路山實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PLAYS OF UNPLEASANT

By
BERNARD SHAW
Translated by
CHIN PEN CHI and YUAN P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鰥夫之室

第一幕

(一九一八年八月間，一個美麗的下午，來因河畔染末更地方，有一旅館的酒園。園開一門，下臨流向蚌埠的來因河水。園在右邊，旅館在左邊。園傍附有一木建的小屋，亦有一門，題曰會食堂。一侍者在那裏侍候。)

(一對英國的遊歷者，從旅館內走出來。年少的叫做亨賓，儲冷柜，約二十四歲；身肥，頸闊，髮黑，且剪得很短，帶着輕佻的醫學生

的形狀，坦白，急躁，微有孩子氣，那一個叫做偉廉，伯柯，年紀較大——或者過了四十，還作興有五十——是個憔悴的，蒼老的，貧髮的斯文人；忠實，暴躁，他一付無情的眼珠構造得很可笑。)

柯 (在旅館門口，傲然向侍者叫道) 給我們送兩杯啤酒來。(侍者去取啤酒。柯走進花園。) 我們已經佔得這旅館內景緻最好的地方了。亨賓，感謝我的機變。明日早晨我們將要離開此地，往孟司和佛蘭霍梯去。佛蘭霍梯地方有個貴族的私宅裏面，藏着一尊很雅致的婦人彫像。還有一所動物園。第

「二天再遊盧染柏，那裏有世界刑具最完備的收集所。」

「儲 對呵！您去看火車表，您去麼？」（他取出一張報紙，放在桌上。）

「柯（跨過身子來坐下）吧！這桌子上滿了的灰塵。這些外國人很沒有清潔的習慣。」

「儲（高興）不要管他：這是不相干的，老談友。高興些，畢來，高興些。您自己要快樂點。」（他把柯肯推坐在椅子上，自己對着柯肯坐下；取出他的煙管，咕噪咕噪地唱起來。）

「瀉出來因的酒，讓他長流。」

「好似一條自由的，有界線的河——」

「柯（發怒）亨實，您還記得您是個文雅人，不是個亨白司特得假期日的商人，總要做點普通的儀式。在倫敦的地方您會如此的舉動嗎？」

「儲 呵，腐敗極了！我出外邊來是為娛樂我自己。假如您剛纔完畢四年醫學校的功課，經過一回試驗，又在醫院過了些時，您也是如此的。」（他又唱起來。）

「柯（立起來）您出來遊歷，若不像個文雅人，您就一個人去遊歷罷。這樣實在弄得英國人在大陸上不受歡迎。對着鄉下人還不要緊，但是自蚌埠上船的人皆是英國人。這一

下午不知他們怎樣的打量我們，我已經是不高興得很。你看看我們的形狀罷。

儲 我們的形狀有什麼壞處？

柯 便衣，我親愛的人，便衣。在船上着一件小便衣是很平常的；但是在這旅館裏，有些人一定要更衣進膳的；您除了那羅夫克短衫外沒有別的，您若不從形狀上面去表示，他們那裏知道爾是個尊貴的人哩。

儲 呸！船上的人是地球上的廢物——美國人和各種的人。他們可以自己吊死，畢來。我不討這些麻煩。（他燃着一枝火柴吸起煙來。）

柯 在廣衆中不要叫我做畢來，儲冷柜。我的名字叫柯肯。我決信他們是些重要的人物。您自己很注意那父親奇特的形狀。

儲 （立刻變成嚴肅的像子）什麼話，那些人嗎？（他拋了火柴，放下煙管。）

柯 （得意的隨着他的勝利）這裏，亨賚，這裏；在這旅館裏。我在廳堂中看見那位父親的傘。

儲 （着實害羞）我想我應當改變一點，但是多了行李，實在不便當；並且（忽然起身）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去擦洗一回。（他轉身要進旅館，看見幾個人來到河邊門口，又愕然

停住。呵！他們在這裏。

（一婦人同一斯文人走進園裏來，後面跟着一個脚夫，拿着一些店裏買來的輕零物件，並不是大件行李。他們顯然是父女。斯文人年紀有五十歲，高大，保養得很好，舉止端正。他的果斷專恣的形狀，森嚴的容止和強硬如鷹的鼻，堅決修整的口，給他一種尊貴的精神。他穿着一件上面有絲紋的灰色單外套，戴着一領白色帽子；一副望遠鏡掛在新的皮箱上。他乃是個自尊的人，待僕人很嚴厲，但無論何人，容易親近。他的女兒的裝飾和調養都很好，

是個貌正心靈的少婦。雖似夫人的形狀，仍是他父親的女兒；雖稍形活動沉毅，仍不減其嫺雅動人的態度。）

柯（趕快的執着儲冷柜的手，時儲冷柜正注視無覺。）醒來，亨寶，靈變些，靈變些！（他同他向着旅館散步。侍者拿啤酒出來。）開納爾，那是我們的桌子。您懂得法國話嗎？

侍者 是的，先生。可以的，先生。

斯文人（向脚夫）把那些東西放在那桌上。（脚夫不懂。）

侍者（插入）這幾位先生正用着這張桌子哩。

斯文人（莊嚴的）你應當先告訴我。（向着

柯肯現出憤怒的退讓。）我悔不該有這個

錯誤，先生。

柯 不要客氣，我親愛的先生：不要客氣，我請

您就坐在這裏。

斯文人（冷然的把背向柯肯）多謝您。（對

着脚夫。）把這些物件放在那張桌子上罷。

（脚夫等到這斯文人指向門邊的桌子上，並

且盛氣的敲擊桌子，纔動手去拿。）

脚夫 先生，東西都在這裏。（他放下物件。）

斯文人（拿出滿手的錢）侍者。

侍者（惶恐的）是的，先生。

斯文人 兩個人的茶，送來這裏。

侍者 是的，先生。（他走進旅館。）

（斯文人在他滿手的錢內，挑選小錢，給與脚

夫，脚夫卑謙受下，走出門去，不敢爭說。他的

女兒坐下來，打開一包相片。斯文人拿出一

本指南書；爲他自己拿一把椅子，未坐下，先

發發的相着柯肯，好像等着他讓位的樣子。

柯肯毫不羞赧，重復坐在那張桌子上，形容

謙讓，叫着儲冷柜。儲冷柜不定的掠看背後

景色。）

柯 儲冷柜，我的親愛朋友：快來喝您的啤酒。

（他飲。）

儲 (樂得利用這個飾辭，走回來坐下) 多謝

您，柯肯。(他也飲。)

柯 還有一事，亨寶，我常常想問您。落得爾夫

人是您母親的姐妹，還是您父親的姐妹呢？

(這一句話立刻打入那斯文人的耳朵中，他

覺得很有趣味起來。)

儲 自然是我母親的。您為什麼想到這裏？

柯 不為什麼。我不過偶爾想着罷了。她將要

希望您結婚的，亨寶。一個醫生應當要結親

的。

儲 這事與她有什麼關係？

柯 很多的哩，我親愛的孩子。他希望在倫敦

社會裏，推揚您的妻子哪。

儲 好腐敗呀！

柯 唉，您的年紀小，我親愛的孩子，您不知道

這些事情的重要——表面上是懶怠的，陳

俗的小事情，實際上是貴族政體的胚胎樞

紐。(侍者拿着茶食轉來，送到這斯文人的

桌子上。柯肯起來向這斯文人說話。) 我親

愛的先生，恕我和您談話；但是我總覺得您

喜歡這張桌子，我們可以聽您的便罷。

斯文人 (慇懃的) 多謝您。布蘭希，倘若您喜

歡那張桌子，這位先生是很仁慈的，他肯讓

給我們。

布 呵，謝謝！這到沒有什麼分別。

斯文人（向着柯肯）我相信我們是同伴遊歷的人，先生。

柯 是旅行的同伴，還是同國的人。噫，我們若不到異鄉來，很不覺得我們自己的語言的美麗。您一定有同樣的感觸吧？

斯文人（稍微迷亂）哼！在理想上看起來，很作興有的。實際上，英文的聲音弄得我思家。我在外邊的時候，不喜歡思家。這不是一個人出來遊歷的真正目的。（他看着儲冷柜）我想這位先生也是和我們同伴遊歷的。

柯（好像司儀的人）這是我的尊貴的朋友，

儲冷柜醫生。（斯文人和儲冷柜都立起來。）儲冷柜，我親愛的朋友，讓我介紹您——（他想着這斯文人，等他通名。）

斯文人 讓我和您握手，儲冷柜醫生。我叫做沙沱力顯司。我叨光和落得爾夫人相識。我相信她是您一位近親。布蘭希。（她起視）這是儲冷柜醫生。（他們鞠躬。）

儲 或者我應當給您介紹我的朋友柯肯，沙沱力顯司先生。他是偉廉伯，柯肯先生。（柯肯深深的鞠一個躬。沙沱力顯司莊嚴的受着。這時候侍者拿着茶壺，熱水等回轉來。）

沙（向侍者）再要兩個杯子來。

侍者 是的，先生。（他走進旅館。）

布 您要糖麼，柯肯先生。

柯 多謝您。（向沙沱力顯司。）這真是太仁愛了。亨賓，移轉您椅子來。

沙 您是歡迎得很的。（儲冷柜移他的椅子到茶桌邊；他們圍繞着桌子坐下。侍者再送來兩個杯子。）

侍者 在六點半鐘會食哪，先生們，還要什麼？

沙 不要。您可以去。（侍者走去。）

柯 （很隨和的）您打算在此地作長時間的耽擱麼，沙沱力顯司姑娘？

布 我們想到羅冷色克去。那個地方也和此

地一樣的好麼？

柯 亨賓，把指南書給我。多謝您。（他翻閱附章，找出羅冷色克來。）

布 要糖麼，儲冷柜醫生？

儲 謝謝。（她送給他杯子，含情的相着他有些時候。他趕快的往地下看去，帶恐懼的樣子瞧着沙沱力顯司。沙沱力顯司早在那裏吃麵包和牛酪油。）

柯 羅冷色克似是個極有趣味的地方哩。（他讀着。）

（他讀着。）『這個地方算是這河上最美麗，最常遊的埠岸之一。周圍環繞着無數的田莊和可愛的花園；從來因河下流，沿森林的

傾斜面，直抵此村的後面，大半皆爲富商所有。」

布 那好似是開化的，安樂的地方哪。我主張我們到那裏去。

沙 很像我們色畢頓地方，我的親愛的。

布 很像的。

柯 您在這河的下流，有一個地方嗎？唉，我嫉忌您哩。

沙 沒有，我不過在色畢頓買了一所陳設好了的茅房，爲消暑之用。我住在伯得扶里。我是個教區執事，必定要住在教區之內的。

布 再來一杯，柯肯先生。

柯 多謝您，不要了。（向沙沱力顯司）我想您已經遊遍了這小小地方。此處除却那亞婆凌里士教堂以外，沒有多大可觀的。

沙 （不高興）什麼？

柯 亞婆凌里士教堂。

沙 好一個奇怪的教堂的名字。我定要說，他很有大陸上的意味。

柯 噫，是的，是的，眞是的。那就是我們鄰人有時不足的地方，沙沱力顯司先生興趣——興趣是他們偶然的缺憾。但是這個所在，他們沒有可責備的。河是從教堂得名的，不是教堂從河得名的。

沙（好似柯肯的話是個解說的證據，但不作爲完全可以解說。）我聽着很喜歡。這是個有名的教堂麼？

柯 指南書上說是的。

沙（肅敬的）呵，既是這樣，我願意去看看。

柯（讀着）『一八三九年爲已死的，科朗來教堂著名的建築家次活拿所建造的，經費是華藤柏司等恆伯爵所供給的。』

沙（很感動的樣子）我們必定要去看他，柯肯先生。我不意科朗來教堂的建築家是這樣近代的人物。

布 我們不要討麻煩，再去看什麼教堂，父親。

教堂都是一樣的，我討厭得他們要死。

沙 我親愛的，倘若您以爲長久的，耗費的旅行，去看那有些可看的地方，是有意思的，我們就去，不要看這個罷。

布 不是這個下午，父親，

沙 我親愛的，我願意您看盡所有的東西。這是您的教育的一部分。

布（帶着憤怒的嘆氣，站起來）呵，我的教育！很好，很好，我想我一定要完畢他。您來麼，儲冷拒醫生（佯笑）？那脚亭力士教堂必定可以爽樂您的心意的。

柯（彎着身子，隱隱的笑起來）唉，絕妙的，絕

妙的，真是很好的。（正色的。）但是，沙沱力顯司姑娘，您曉得此地的脚亨力士教堂——有好幾個——實在不差似亞婆凌里的麼？

沙（滿含意義的，取出他的望遠鏡向門口望去）有許多真實的話說成戲謔，柯肯先生。

柯 怎麼樣的真實！怎麼樣的真實！（他們一同出去，沉沉的默算。布蘭希不跟上他們。看着他們走得不見了，站在儲冷柜面前，相着他，現出一種曖昧的笑，他回她一個半含羞半藏匿的冷笑。）

布 您竟然已經做了這件事哪。

儲 是，最少柯肯先生已經做了。我告訴了您，他將要擺布這個。有些地方，他頗似蠢驢；然而他有很多的機變。

布（不屑的樣子）機變？那不是機變？那是好問。好問的人常常有許多的方法去和生人交談。在船上您自己何以不同我父親談話呢？您向我接談，也是不用介紹的。

儲 我無甚特別的事情向他說話。

布 我想您不覺得那樣是誤會了我。

儲 啊，我真不覺得。並且您父親是很不容易捉摸的。現在我自然知道了他，我曉得他很爽快；但是那時候您得首先要想知道他是

怎樣的意思，您是嗎？

布 (不耐煩的) 人人都怕我父親：我真不知道什麼緣故。(她再坐下去，略略現出不快樂的樣子。)

儲 (柔和的) 但是現在是很對的了：不是嗎？

布 (嚴厲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應當知道。那天在船上您沒有權利和我說話。您以為我是單獨一個人的，因為(憤激)我沒有母親同着我。

儲 (爭辯) 呵，我說聽罷！那是您要和我說話。我自然樂得有這個機會；我敢說我不會移

動一根眉毛，倘若您沒有給我一個引線。

布 我不過問一個礮臺的名字，其中沒有一點不合婦道的所在。

儲 自然沒有。為什麼您會有呢？(又重新和順過來。)但是現在是很對的了；不是的嗎？

布 (輕輕的，鬼祕的看着他) 是的嗎？

儲 (忽然羞恥起來) 我——我以為是的。還有一層，我們去看看亞婆凌里士教堂嗎？您父親希望我們跟着他，他不是嗎？

布 (帶沉鬱的感觸) 倘若您想去看，不要讓我纏住了您罷。

儲 您來麼？

布 不來。(她轉過臉，帶怒走開。)

儲 (受驚)我說：您不是觸怒了，您是嗎？(她

回顧他一刻兒，眼膜間現出咒怨的模樣。)

布蘭希。(她立即聳立起來；用力太過，把他

懾倒。)我叫您的名字，求您饒恕；但是我——

(她現出和緩的形狀，改正剛才的過失。他感情激發，回應着她。)您是不介意的，您是麼？

我覺得無論如何，您定不會的。看看這裏。我

不知道您將要怎樣領受這個，他定然好似

太唐突了；但是這個形容不得不——實

在是我全沒有一點機變。(他手舞足蹈，愈

進愈激，顧不得她是怎樣的關切。)倘若這

是柯肯——

布 (不耐煩)柯肯嗎！

儲 (恐慌)不是的，不是柯肯。我實在的告訴

您：雖然我不過要說他——

布 說他立刻就要同我的爺爺回來。

儲 (迷亂)是的：現在他們決要回來了。我希

望我不曾阻留了您。

布 我想您是阻留了我，因為您有些事情要

說。

儲 (全不感動)沒有一點。最少沒有很特別

的。就是說：我恐怕您不以爲這是很特別的。

別的時候，或者——